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二回 金龜島興兵圖遠略 暹羅城危困乞和親

卻說李俊破了金龜島，作慶賀筵席。次日，報有暹羅兵到。李俊與樂和商議，樂和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兵至將迎。有金龜島做了基業。城池堅固，有三千勝兵，兄弟協力，怕他怎的？先叫緊守隘口，看他兵勢何如，然後拒敵。」李俊聽允，傳令童威、童猛防守隘口不題。再說那暹羅國王，姓馬名賽真，是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。他承國統已歷三世了，為人寬仁柔儒。國政有兩個大臣掌管，一個丞相名喚共濤，奸邪狡猾，專權罔上；一個將軍名喚吞珪，卻也剛直，膂力過人，使兩條鐵鞭，職掌兵權。連年豐稔，物阜民康。管轄下二十四島，各有島長自理其事。進納錢糧，四時進奉，如唐朝藩鎮一般羈縻而已。那二十四島：

金龜、鐵板、長灘、天堂、西吞、潢刺、
峻岡、白石、井沙、銅山、銅坑、長甸、
前豐、後豐、青霓、羅江、古渡、釣魚、
文港、銀灣、南津、竹嶺、甜水、大樹。

那各島大小不一，其中金龜、白石、釣魚、青霓四島最強。分為東西南北，統率小島，如方伯連帥之意。凡暹羅有外邦侵犯，四島會兵，俱來救護。而金龜尤為雄盛，乃一國之藩蔽。當日聞得金龜被宋兵打破，殺了沙龍，馬賽真大驚，會集文武商議。共濤道：「金龜是本國之門戶，今被宋兵打破，險要已失，國勢將危。宋兵遠來，不知地利；乘他根基未固，起傾國之兵，傳檄各島驅剿了他，方得安穩。若遲延不發，必然得隴望蜀，就難為計了。」馬賽真道：「丞相言之有理。」一面差官到各島，速令會兵，並力恢復金龜；一面命吞珪為大將，領三千精兵，同共濤連夜進發，火速進征。共濤、吞珪上了戰船，旌旗閃閃，戈甲森森，殺奔金龜島來。

李俊已作準備，童威、童猛守住隘口。共濤、吞珪船到沙邊，耀武揚威，統兵上岸。童威、童猛謹守寨柵，不與交戰。至第二日，李俊、樂和、費保一同來到隘口。樂和見共濤、吞珪有驕矜之色，兵無紀律，附耳與李俊說道：「如此用計。」李俊就領兵上戰船，共濤、吞珪也把船擺開，說道：「你宋朝好不知足！中華許多國土，久享繁華，怎要到海外占我疆土？好好收兵，放你回去；若不知機，教你盡葬魚腹！」李俊喝道：「蠢爾小丑，不沾王化！天兵到此，要取你暹羅國，何況區區小島！你快回去喚馬賽真親來納款，年年進貢，方才饒你！」共濤大怒，催兵衝殺過來，吞珪舞起雙鞭劈頭打來。李俊、費保挺槍接住，廝拚了一會，李俊佯輸，喚水手開舵，皆四散開外洋去了。共濤、吞珪趕了一回，共濤道：「我料宋兵有甚伎倆！抵敵不住，四散走了。竟進去攻城，就復金龜島！」將兵船收進了隘口，那條水路又狹又曲，只好魚貫銜尾而進。到得城邊，旌旗密布，插滿刀槍，倪雲、卜青、花逢春在敵樓上。共濤道：「你那宋兵俱逃走了，還不開門讓我進來！」倪雲道：「教你頃刻死在眼前！」

共濤令蠻兵爬城，通是光蕩蕩石壁，哪裡扒得上？火箭石炮兩點打下，傷了好些蠻兵。共濤焦躁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下船。二更時分，忽聽得炮聲震天，李俊、費保、童威、童猛外邊殺進，倪雲、卜青、花逢春城裡殺出，內外夾攻，共濤、吞珪進退無計，拚命衝出。花逢春射枝火箭在風篷上，各只船上盡燒起來。煙燄沖天，殺聲震地，蠻兵上岸的盡被砍殺，下水的又皆淹死。吞珪舞著雙鞭，護了共濤，殺出隘口，止剩得三五個船，蠻兵不上百餘，都是焦頭爛額。李俊等趕上，團團圍住，吞珪大叫道：「丞相，待我殺條血路，你自回去！」真個共濤死命掙出，吞珪被費保一槍擱在海中，穿著鐵甲沉到底了，共濤剛剩一個船回去。李俊收兵，又得了二三十個船，蠻兵降者甚多，各皆大喜，犒賞三軍。費保道：「共濤大敗而去，再不敢來了。我等再把別島破他幾個，做成犄角之勢。」李俊道：「聞得馬賽真柔儒，共濤專權恣肆，君臣不睦。吞珪勇猛陣亡，國中單弱。不若統兵取了暹羅，那二十四島自然降伏。我等海外稱尊，同享富貴，豈不是一勞永逸？」休息了兩日，只留狄成屯清水澳，卜青守金龜島，盡數統兵到暹羅城下扎住。

那共濤奔回，說吞珪已死，全軍覆沒。馬賽真大驚道：「吞珪既喪，壞了萬里長城。國中精銳已盡，如何是好？」正憂疑不定，忽報宋兵到了，驚得手足無措。共濤點兵守城，不敢出戰。原來暹羅城倒不比金龜島有隘口可守，石城堅固，海岸沿城有三里陸路，並無險阻，全恃金龜島為外援。凡有寇兵臨城，金龜會合各島圍合攏來，往往失利，故不敢侵犯。今金龜已失，各島島長聞得沙龍、吞珪是兩員勇將俱殺死了，人人膽寒；又平日共濤專權無忌，欺凌諸島，不肯救應。李俊等兵臨城下，隊伍嚴明，戈矛如雪，緊緊圍定，高叫投降。馬賽真見各島不到，吞珪被殺，無人敢領兵出戰，共濤也束手無策，馬賽真憂愁不已。回到宮中，與國母說道：「祖宗基業已是難保。內無良將，外無救兵，若然攻破，玉石俱焚。不若開門納款，庶可保全性命。」流淚不已。

那國母姓蕭，原是東京人，父親為參知政事。惡了章惇丞相，被他陷害安置儋州，還要傷他性命，因此逃到暹羅，把女兒配與馬賽真為妻，數年前壽終了。蕭妃為人淑順，極是賢能。生下一雙男女，公主小名玉芝，生長一十六歲，一貌如花，聰慧幽閒，善通文墨，又好武事，時常走馬舞刀頑耍，國主愛惜猶如珍寶。要選中華士人做駙馬，一時哪裡得來，尚未婚配。世子幼小，只得六歲。當下見國主流淚要開門投降，玉芝公主便道：「宋朝是何等兵將，無人敵得？待孩兒與母親同上城一看，或可用計退他。」國主即命內監、宮娥侍衛，乘了香車上城。玉芝公主憑城一望，見旗幟鮮明，兵強馬壯，李俊、費保、樂和等全身披掛，手執兵器，指揮士卒攻打，如天神一般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又見一個將官，年紀約有十六七歲，輕弓短箭，銀甲錦袍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手執方天畫戟，騎一匹金鞍紫鬃馬，真是風流儒將，年少英雄。見一群天鵝飛來，那少年將官掛了畫戟，彎著弓，取枝箭簫射去，一聲響，穿入雲裡，毛羽紛紛，落一隻天鵝下來，三軍喝采。

蕭妃與玉芝公主見了，說道：「果是中華人物俊麗，兵強將勇，如何敵得他過？若是投降，把錦繡江山付與別人，也不甘心。我有一計，不動兵戈，自然保全。」國主問道：「中宮有何良策？試且說來。」蕭妃道：「我這玉芝孩兒，一向要選配中國士人，因在海外，一時難得。今看這個少年將官，儀容俊雅，武藝超群，著人打話，若未完姻，就招為駙馬。一則保全疆土，二則完了孩兒終身大事，豈不兩便？」國主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只不知女孩兒心下何如？」蕭妃與玉芝講這篇話，玉芝一見花逢春，好生企慕，只是不便啟口。見母親說著，滿面嬌羞，俯首不答。蕭妃又再三苦論道：「要救國難，孩兒也說不得了，只是不好強逼你。」玉芝方才低低說一句道：「且憑父王、娘娘做主。」

國主歡喜，急命內侍傳說道：「宋朝將官暫且退兵，請一位將軍進城，國主有話親自面議。」眾人皆道：「此是緩兵之計，不可聽信。」樂和道：「兵臨城下，不敢出戰，外無救兵，此是計窮力竭了。待我挺身進去，看他有何說話！班定遠說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隨機應變，說他歸順，免動刀兵，豈非美事？」李俊命軍士答道：「堂堂天朝，有征無戰。既要面議歸降，不妨暫退。任有緩兵之計，也不懼怕。這回到來，寸草不留了。」李俊把令旗一揮，兵將都退下船。

樂和選十個彪形大漢，各帶弓刀，自己輕裘緩帶，騎著白馬，到城門邊，果然大開，昂然而入。共濤來迎接，樂和見六街三市，人物喧鬧，與中華無異。進了東華門，宮殿壯麗，槐柳成行。將到前殿，國主馬賽真降階而接。講過禮，分賓主而坐，文武各官，侍立兩旁。國主生得面白身長，五綵鬚髯，衣冠偉麗。茶罷，開談道：「小邦僻處海外，自守封疆，並不得罪天朝，不知何故勞師遠涉，下臨敵境？」樂和欠身答道：「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我大宋中外一統，列聖相傳，歷世已久。今天子聖仁英武，荒裔要服，無不重譯來朝。貴國並不朝貢，有失以小事大之體，故遣征東大元帥率領雄兵十萬、戰將百員特來問罪。金龜島沙龍貪淫好殺，天兵一到，駢首就戮。貴國猶不悔過，輒敢復來抗戰。吞珪說是貴國大將，交兵已作波臣。今天兵既臨城下，能戰則出師對壘，以決勝負。如其不能，則當銜璧輿觀，面縛軍門。何得首鼠兩端，束手待斃？大元帥仁義之師，不忍無辜受戮，不施火炮雲梯般攻具，以示懷來之意也。今蒙見召，必有所論。若人情合理，自當拱聽。」馬賽真道：「往年差使臣

進貢，被蔡太師遏奏，不得瞻觀龍顏，又無賞犒，反勒賄賂，流落不歸，因此缺貢。寡人素性仁慈，不忍害民。師到城下，用兵廝殺，惟恐兩傷。若便納土，但本係漢朝伏波將軍新息侯之後，立國暹羅已歷三世，不忍祖宗疆土一旦淪亡，尚爾躊躇不決。寡人元妃是東京蕭參政之女，因被章惇丞相傾陷，安置儋州，故聘為妃。生下一女，小字玉芝，年已及笄。儀容不劣，頗知德教，要招中華士人為婿，一時難遇。適在城上見馬上少年將軍，軒昂英俊，氣度不凡，不知上姓，可曾憲姻否？情願招為駙馬，兩家息兵罷戰，永作藩臣，重來進貢。漢、唐原有和親之例，不識可俯從否？」樂和道：「那小將軍姓花名逢春，是世代將門之子。六韜三略無不精通，十八般武藝盡皆精練，更擅百步穿楊之箭。方才在城下，射落天邊飛過的天鵝，已見一斑。況美如冠玉，性地聰明，發願封侯拜將之後方議姻事。多有豪門巨室來聘為婿，一概堅辭，尚未婚配。貴國既要和親，亦無不可，但末將不敢專主。乞差一位使臣，同去稟知大元帥，可以行得，即來回覆。」國王忙排筵宴款待。更送珍奇之物，求他玉成美事。跟隨的俱有犒勞，樂和一些不受。便遣共濤為使，出城到中軍帳。

共濤暫候，樂和先與李俊說知和親備細，李俊與眾人商議道：「暹羅國雖然單弱，可以取得；我們基業初定，也還勢寡，倘各島不服，要來爭競，惹起干戈，不得安靖。若和了親，且守金龜，養成羽翼，再看機會。但不知花公子意下何如？」花逢春道：「小姪蒙眾位伯叔虎威，得脫患難，自當聽從。但本中華世胄，恐蠻女陋劣，誤了終身大事處？」樂和道：「玉芝公主有傾國傾城之貌，更兼知書識禮，愛習武事，溫柔聰惠，是東京蕭妃所生，不是蠻種。父母愛惜猶如珍寶，要招中華士人為婿。在城上見你才貌，十分傾慕，故此求和。正是一對佳人才子。雖在海外，也是一國駙馬，富貴無窮。況天緣是月下老人赤繩繫定的，不必多疑。」花逢春道：「叔叔主張，不敢有違。但婚姻大事，要稟過母親，方可行得。」樂和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料令堂也是喜允的。先與使臣相見，然後與令堂說知，納聘成親。」

當下大設威儀，擺列兵隊。李俊出來與共濤相見送座。李俊道：「樂將軍備述國主之意，要和親息戰，這是美事。雖奉天子明詔來討不廷，只要畏威懷德，不是貪取土地，致害生靈。若然定議，待退兵到金龜島，贖了聘禮，就煩足下與樂將軍為媒，擇吉成親。只是外邦多詐，哄我退軍，更有翻覆，那時進兵，玉石俱焚了。」共濤道：「天兵到此，本不該抗拒。吞珪恃勇輕進，自取滅亡。昨日國母與公主親見小將軍才貌雙全，故此真心實意招為駙馬。豈不知元帥虎威，馬到成功，焉敢復生貳心，自取罪戾？」李俊亦設宴款待共濤，遣他先去回覆國主。即日回兵到金龜島，請花恭人出來，細述國主求和，願招駙馬，玉芝公主德容俱備，也不辱沒了令郎。花恭人歡喜不盡道：「承各位扶助，小兒得成姻事，知寨在九泉也是感激的。不料姻緣定數，遠在海外。」李俊、樂和即擇吉日，置備金珠彩緞、異巧奇珍禮物為聘，差倪雲、卜青領五百兵護衛，樂和為大媒，置酒送行。花逢春拜別李俊眾人及母親、姑娘，鼓樂喧天，旌旗飄揚，海口下船。迎著順風，不消一日，到了暹羅國城下。先放三個號炮，停泊了船。

那國主知道駙馬已到，差丞相共濤到海邊迎接。與樂和、花逢春相見過，請到皇華館驛，飲過接風酒。倪雲、卜青全身披掛，五百軍士盔甲鮮明，簇擁上馬，沿路懸球結彩。到城門邊，有四員內相，四名宮娥，捧著酒盒，擦衣跪進。那些蠻民從不見中國禮儀這般富盛，又是駙馬生得風流標緻，身上結束非凡，烏紗帽插兩朵花，罩著粉撲的面龐。不論男女，沿街塞巷的觀看，都嘖嘖羨賞。一到宮門，國主率文武官員恭身迎進，送到東宮更衣。少頃吉時，到金鑾殿上行禮，國主、國母俱穿大紅吉服，排著香案，笙簫細樂，響徹雲霄。花駙馬從容朝拜，一般有序班鳴贊喝禮。少頃，宮娥擁出玉芝公主，交拜天地，花燭合巹。真是王家富貴，與民間不同。但見：

黃金殿上，高控珠簾；白玉階前，平鋪錦褥。非煙非霧，狻猊口內噴奇香；如日如雲，獬豸身邊排錦仗。隱隱聲聞天上，樂奏霓裳；叮叮響出花間，衣鳴佩玉。垂旒秉笏，蠻君亦習華風；繞翠圍珠，母后原依京式。蹣跚內相撩衣，綽約宮娥窄袖。輝煌寶炬，紅雲捧侍神仙；燦爛銀屏，瑞靄映來鸞鳳。正是日色才臨仙掌動，天顏有喜近臣知。

駙馬、公主結親已畢，送入宮中，更了便服。花逢春偷眼觀那公主，真有天姿國色，竟是中華妝束，喜不自勝。公主在城上遠矚，已生企慕，今對面親視，更覺精采。因害嬌羞，不敢注視，心中暗喜。當夜翡翠衾中，鴛鴦枕上，你貪我愛，說不盡山盟海誓，如魚似水。次早到殿前拜謝。國主敕有司把東宮改作駙馬府，撥內相宮娥侍奉，供給極其隆盛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樂和要回金龜島，對花駙馬道：「國主寬仁，你在此間須謙和謹恪，不可放縱。唯恐共濤奸滑，致生事端。留兩員裨將，統三百兵護身，預防不測。」花駙馬點頭會意道：「不須叔叔致囑，自然謹慎。回去拜上李伯伯並家母，不必掛念。」樂和等回去不題。

花駙馬在府中與公主琴瑟和鳴，互相敬愛。公主更兼賢達，精通文墨，隨著母后一口京話，並無半句蠻音。閒時與駙馬吟詩作賦，彈琴下棋，或到花間打彈，或到柳陰走馬，暮樂朝歡，如膠似漆。國主、國母不時到府中宴飲歡樂，駙馬盡半子之禮，問安視膳，不敢怠惰，國主大悅。有時將軍國重務與他商議，駙馬條對詳明，剖判停妥。國主道：「駙馬這般才貌，不唯小女終身有托，孤家亦得輔弼賢良了。」駙馬謙謝。一日，公主問道：「婆婆在金龜島與李元帥是甚親戚？可安樂否？」駙馬道：「元帥是先父同盟契友，又同做朝廷大官，最有義氣，待我母子如骨肉一般。還有一位姑娘，也是孀居。去年患難之中，全虧那樂將軍救援，所以得有今日。」公主道：「雖是他二人義重深恩，終是外人。我和你人子之心，也當各盡。況遠隔海面，溫情之禮有缺。待我稟過父王，差官接到這裡，朝夕侍奉，以盡孝心。」公主就去稟知國王，差官迎來。駙馬又修書一封送去。公主吩咐內侍，打掃花樓一座，待婆婆安居不題。

那差官奉國主之命、駙馬書札，到金龜島，說知來意一呈上書信。李俊折開看了，與樂和商議道：「花公子要接母親、姑娘到府中奉養，你道如何？」樂和道：「他母子天性之恩不可違隔，公主賢慧，正該如此。況二位嫂嫂俱是孀幃，雖我輩弟兄是頂天立地好男子，終有瓜履之嫌，自宜送去，兩全其美。」李俊就與花恭人說知，花恭人心中甚喜，說道：「承列位伯叔這般美意，成就我母子安享富貴，萬分難報。」即去收拾，思量起身。樂和對李俊道：「乘這機會送花恭人去，還有一條妙計。」有分教：虎豹在山驚犬彘，蛟龍鎮海統魚蝦。不知樂和說出甚麼計策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暹羅國求和親，真是創見之事。其中敘馬賽真之仁柔，吞珪之有勇無謀，共濤之奸險而難展一籌，蕭妃之見機，公主之婉媚而賢達，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寫得淋漓細潤如許。）